

4

平原槍聲

李曉明 韓安慶



12811

822
4066



平原槍聲

李曉明 韓安慶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就自冀南地区的枣强县一带节节败退，日本鬼子很快就占领了那个地区，并利用地主、帮会头子及残余国民党军官等反动势力共同欺压人民，施用各种毒辣手段，企图扑灭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

这部小说反映了那个地区在那历史年代中的一些侧面。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和迂迴起伏故事情节，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他们怎样地组织了人民群众，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战胜了敌人的“铁壁合围”等种种毒计；不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终至取得了最后胜利；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怎样地在和阴险毒辣的敌人、汉奸进行着艰苦万状的斗争，并在这斗争的烈火中经受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所经历过的斗争生活是无限丰富的，这部小说所表现的虽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但对读者仍将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封面设计：张步

平 原 枪 声

书号 127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85,000 开本 850×1166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frac{1}{4}$ 插页 2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5年1月上海第7次印刷

印数 360001—530000册 定价(3) 1.50元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一	肖家鎮上.....	1
二	毒手	15
三	决裂	27
四	在民軍	44
五	元旦的风暴	57
六	鬼子来了	75
七	仇恨	89
八	三粒子彈.....	101
九	法庭上.....	116
一〇	母与子.....	128
一一	地下斗争.....	140
一二	捅了馬蜂窝.....	158
一三	第一个回合.....	171
一四	三打馬車.....	185
一五	不能失信.....	198
一六	夜走清洋江.....	210
一七	伏击.....	224
一八	一枪未发.....	239
一九	“鉄壁合围”.....	252
二〇	兄妹倆.....	263
二一	党的好兒女.....	278

一 肖家鎮上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这老槐树长在肖家鎮的南街口，誰也說不上有多少年代了，它那滿是皺紋的干裂了的树皮，就象一个受尽折磨的老人的面孔。如今已經是深秋了，它那不多的树叶子也落尽了，光秃秃的，更显得干枯、凄凉、悲惨。

被吊着的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穿一身白色的符衣符帽，从这里可以断定他是城东吉祥鎮白吉会的人。他的双手反縛着，腰勾下来，两条腿垂成一条綫，一只露出脚趾头的破鞋挂在脚上，看样子已經不能支持了。他勉强把头抬起来，用那乞求的眼光望着众人道：“叔叔大爷，孀子大娘們，你們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我也是安分守己的庄戶人家……”

“不准嚷嚷，再嚷嚷我馬上捅了你！”一个虎实实的小伙子拿苗子枪在他脸前一晃，厉声喝道，声如巨雷。这小伙子胸前戴一个紅兜肚，穿一条紅褲子，在这秋凉的天气，他却光着膀子，露出那古銅色的皮肤，脊梁上背一口五寸来寬的明晃晃的砍刀。他叫王二虎，是肖家鎮紅枪会里有名的一員战将，昨夜单刀独身闖进吉祥鎮，生俘七个白吉会的人。

原来昨天不知为了什么，肖家鎮的紅枪会和吉祥鎮的白吉会发生了一场恶战。白吉会勾結城里的民軍，用机关枪打死紅枪会三十九个人，占了上风。紅枪会吃了敗仗，为了解气，决定拿这七个俘虏祭灵，一个村分一个。今天午时三刻开

刀。一早，肖家鎮的男女老少便來到老槐樹下看究竟，霎時說長道短，議論紛紛。

“他娘的，白吉會沒有好人！”

“哼！自作自受。”

“才二十多歲，還是個孩子啊！”

“唉！誰家不生兒養女，別殘害這孩子了。誰去講個情，留人家一條活命吧。”這是一位老大娘，說着拿衣襟捂在臉上。

那被吊着的人看見這情景，又用那乞求的眼光掃着大家道：“叔叔大爺，嬖子大娘們，替俺講個情，俺一家老小五口人就托大家的福了……”

“你再嚷嚷！……”王二虎又一喝，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忽然一陣馬蹄聲響，一輛木輪大馬車在背後停了下來，車上跳下一老一少。那老頭是個瘦高挑個兒，一臉花白胡子，手里拿着長長的鞭竿，頭前分開眾人擠了進來。他忽然望着那被吊着的人楞住了，結結巴巴地說不成句子：“你，你……你不是小陳家店的，陳……陳寶義嗎？”

那被吊着的人眼睛慢慢閃亮起來，豆大的淚珠順臉滾下：“老孟大爺，救救我……”

原來老孟趕車到過城東的小陳家店，認識陳寶義。這幾天他給東家往城里搗騰東西，在城里住了兩天，不了解鄉里的情況。於是雙手一攤，用他那顫抖着的聲音向眾人說道：“乡亲们，這是為了什麼？這孩子是老實人！祖祖輩輩都是種地的啊！”

王二虎把眼一瞪：“他是種地的，別家的糧食是天上掉下來的嗎？”

“二虎子！”老孟吃了一驚，接着用長輩的口吻說：“你和你大爺要什麼野蠻？都是種地的莊戶人家，這是為了什麼？”

王二虎瞪着眼睛吼道：“为什么？为了給我們紅枪会的三十九个人报仇！”

一提起紅枪会，老孟的脸刷地变成一张白紙，不由倒退了两步。这紅枪会的头子是谁呢？就是他侍候了一辈子的东家，就是在肖家鎮一跺脚全县地皮要顛三顛的苏金荣！

王二虎上前一步，繼續說道：“仇有源，树有根，我王二虎凭白杀过人沒有？”

老孟被問得哑口无言，大张着嘴說不出話来。这时在老孟身后突然閃出一个英俊的青年人，浓眉毛，大眼睛，他伸出左手把二虎一挡，用他洪鐘般的声音喝道：“不对！你們仇的源在哪里？你們仇的根在哪里？难道就在他身上嗎？”青年人把手向陈宝义一指，“他为什么要杀你們紅枪会的人？是为了他脚上那一双破鞋嗎？还是为了家里那两亩地呢？你說，他为什么？”

王二虎一开始还理直气壮地用眼睛瞪着那青年人，在青年人一連串的发問下，他慢慢把眼光避开了。那青年人用手向北一指，把脸轉向大家說：“乡亲们，你們听！”

頃刻，全場又鴉雀无声，北边传来了轟轟的炮声。这炮声人們已經听了一个多月了，可是仿佛今天才听到似的，心又噹噹地跳起来。青年人接着講道：“乡亲们，战火已經燒到我們家門口了！可是，我們在干什么呢？在互相残杀，杀我們自己的同胞，这不等于給日本鬼子帮忙嗎？乡亲们，我們不要受坏人操縱，我們要團結起来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犹如一声霹靂，把人們閉塞的、沉悶的脑壳炸开了，霎时呼吸到新鮮的空气，看到了明朗的青天，一个个都用敬佩的、希望的眼光，望着那个青年人。

忽然人群外一声尖叫：“誰家的叫驴跑到戏台上啦，在这

充数！”

人們聞聲，急忙讓開一條道，中間閃出一人，但見他賊眉鼠眼，一個干瘦的腦袋象是用筷子插在肩膀上。這就是肖家鎮上有名的無賴楊百順，仗着他老婆“紅牡丹”和蘇金榮睡覺，便狐假虎威，成了肖家鎮上一霸，老百姓給他起了個外號叫做“楊大王八”。

楊百順把腦袋一歪，冲着那年輕人奸笑了一聲，說道：“我當是誰哩，認識認識，這不是馬庄馬老山的兒子嗎？馬英，聽說你到南宮共產黨那里留洋去了，怎麼樣，弄了個什麼官？帶回來多少人馬？多少杆槍？”

馬英用那兩道深沉的眼光盯住楊百順，嚴肅地說：“沒有人，也沒有槍，我帶回來的是共產黨抗日的主張，冀南人民和全中國人民抗日的意志！”

“哈哈……”楊百順一陣奸笑，“共產黨這一套我早就領教過了，就是會賣膏藥，糊弄老百姓還可以，東洋人可是不聽這一套。”說到這里，他突然把臉一變，眉眼鼻子擰在一起：“我老實告訴你，這里沒你的戲唱，少管閑事！”

馬英用手朝楊百順一指，喝道：“什麼閑事！難道你們就可以拿着窮人的命開玩笑嗎？這是大家的事，這是群眾的事，你楊百順當的什麼家！”

在場的群眾對楊百順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這時見馬英將他搶白了，心里暗暗高興，都替馬英助勁，用那不平的眼光瞪着楊百順。

楊百順見風頭不對，順勢一把將馬英的手腕抓住，喝道：“你不要在這里逞能，有本事去見蘇會長！”

馬英一聽，怒火萬丈，把胳膊一掄，吓得楊百順倒退幾步。那瞬間，多年積壓在這個年輕人心中的仇恨，就象要從他的胸

腔里一齐爆发出来！

原来馬英家是苏金荣的佃戶，因为积年累月借下苏家的債还不清，就把馬英的姐姐——十七岁的兰妮送到苏家去帮工，工錢虽說寥寥无儿，可家里总算少了一口人吃飯。

一天，馬英的父亲馬老山給苏金荣到衡水拉洋貨去了，家里就剩下馬大娘和馬英母子两个。一場巨大的暴风雨来了，风卷着雨在猛烈地冲击着这个村子，象要把这村子洗平似的，窗紙被打破了，雨点濺打在炕上，馬大娘一手抱着馬英，一手拿被单子就去堵。轟隆一声，一个巨雷在他們的院空响起，屋里照得通亮，馬英吓得哇哇哭起来。俗話說：“巨雷报信必有灾！”馬大娘心惊肉跳起来，莫非他爹在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一霎时，兰妮披散着头发，渾身湿淋淋地从雨水中跑进来，脸色惨白……。“娘，娘……”她一下扑到馬大娘的身上便哭成泪人一样。

“怎么啦，孩子？你又受委屈啦，你說啊！”馬大娘紧紧抱住自己的两个孩子，馬英也不哭了，瞪着两只圓溜溜的小眼睛望着姐姐。

“娘，娘，我……我叫他家的二……东家……”兰妮哭着說不出口，她把头埋在娘的怀里。

“孩子，孩子，你……你叫他……”馬大娘的声音颤抖着，嚎啕起来。

“娘，”兰妮把头紧紧貼在娘的胸上，低声說，“我沒脸見人了。你是我的亲娘，我才对你說，你不要对別人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脸，我虽說死了，一家大小还要活着……”

馬大娘不哭了，女兒的每句話，都象是一根根的鋼針刺在她的心上：“孩子，你說的是啥啊！”

“娘，不要告訴我爹，就說我病死的，他老人家脾气倔，不

要鬧出亂子，只希望你們能過個平安日子就好了。等馬英長大，他要有出頭日子，再告訴他替我報仇！”蘭妮說罷，抱住馬英，在他的小臉蛋上親了兩下，就往外走；馬大娘丟下懷中的馬英，一把將女兒拉住：“孩子，你上哪去？你不能……”這時她才發覺女兒的手這樣滾燙，再一摸她的額頭，燒得要命。蘭妮被母親拉回來，一頭栽到炕上，馬大娘撲到女兒身上，搖着她問道：“孩子，你到底怎麼啦？”

“我……我吞了烟土啦。”

“啊！——”一聲霹靂，馬大娘搖着女兒哭！喊！叫！……雷鳴！閃電！暴雨！可憐十七歲的少女，在她對這世界還茫然的時候，便結束了她短短的一生。

仇恨！仇恨！暴風雨能把這世界洗平，可是也洗不清這仇恨啊！……第二天，馬老山回來了，問女兒怎麼死的。

“病死的。”馬大娘轉過臉去說。

“好好的怎麼會病死，准是在他家折磨死的！”馬老山瞪着那滿布血絲的眼吼道，“你告訴我，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馬大娘被逼不過，只得將實情原原本本告訴了他。馬大爺頭上的青筋立刻暴起來，拍着桌子罵道：“祖祖輩輩給他種地，到頭落不了好死，不過啦！”

第二天，馬老山請人寫了一張狀子，在縣衙門告下了蘇家的二東家蘇金榮。那縣官說沒有真憑實據；蘇金榮在大堂上還一口咬定自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說馬老山敗壞了他的名聲。最後馬老山被判了個“誣告好人”，在監獄里關了兩個月。

馬老山氣得暈過去好幾次。出獄那天，一直挨到天黑才回家。在月光下，他望着老婆孩子流下兩滴淚，摸了一把菜刀，便又奔回城里來了。

馬老山走到县商会門口，朝里望了望那輝煌的灯光，在一个角落里藏起来。苏金荣当时是县商务会长，正在里边打麻将，直到下一点鐘才散伙。

馬老山听得苏金荣在过道里講話，渾身的血立刻沸騰起来，双手握紧了菜刀。忽然眼前一閃，走出一人，馬老山赶上一步，用尽全身之力将菜刀劈将下去。那人忽觉脑后一陣风，急忙把头偏过，菜刀正劈在他的右肩，“啊呀！”一声，跌倒在地。此时走在后边的苏金荣掏出手枪照馬老山叭的一声，击中馬老山的胳膊，菜刀掉在地下。頃刻来了滿街巡警，将馬老山捆了。

这正是一九二七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正在残酷地镇压革命。他們給馬老山安上个“共产党暴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馬老山在就义前，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昂然地訴說自己的冤屈，揭露苏家的罪恶，沿街的人听了，无不落泪。

那时馬英刚刚八岁，一顆仇恨的种子便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馬大娘为了母子活下去，为了給男人、女兒报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馬英的身上，她到处跑着給人家帮工，什么活兒都干，忍飢受冻，积下几个錢供馬英上学。

馬英好容易熬完了六年小学，可是要进师范，那是無論如何也上不起了。他說：“娘，咱上不起学不上了，我去当兵去！”

馬大娘一听，气得渾身直哆嗦，拉住他的手說：“傻孩子，你說這話不怕你娘生气嗎？好鉄不打釘，好人不当兵啊！”

“娘，不当兵，咱怎么报仇？”

“当了兵还不是在他苏家手心里握着。听娘的話，孩子，好好上学，将来当个大官，管住他苏家。”馬大娘說到这里，嘴角上露出一絲微笑，接着又愁苦地說：“后晌我到你姑父家看看。”

馬英的姑父在肖家鎮耶穌堂里當長老，也算一個富戶，因為馬英家里窮，兩家很少往來，馬大娘也是個有骨氣的人，只有到這節骨眼上，才去求人。

天黑，馬大娘高高兴兴地從鎮上回來了，她說姑父答應幫助，還隨身帶來一塊現大洋，說是給馬英作進城考學的盤費。不過有個條件：如果考上了，這盤費就算奉送；考不上呢，必須照數償還。她把這塊現大洋交到馬英手里，千囑咐、萬叮嚀道：“孩子，你可要給咱娘倆爭這口氣啊！”

馬英就是懷着這顆屈辱、復仇的心，走進了縣立師範學校。就在這一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馬英也被卷進這次大風暴里，從這裡他才認清了鬥爭的方向，革命的道理，一次又一次地積極參加了學生運動，並且認識了這個學校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地下黨員杜平老師。

抗日戰爭一開始，杜平便派馬英到南宮八路軍東進縱隊里去受訓，在那裡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回來，縣委便派他到肖家區開辟工作。肖家鎮在縣城的正北，離城十八里地，是衡水通往縣城的要道，這裡的情況最複雜，蘇金榮又十分刁滑。所以縣委才把馬英派到這裡，他是本地人，熟悉情況；但縣委也考慮到他和蘇金榮的關係，當他臨走時，縣委副書記杜平對他交代完任務，特別強調說：“記住黨的指示，千萬不要感情沖動。”

馬英懂得領導的意圖，也知道這副担子的份量。蘇金榮是全县最大的地主，是一個最陰險最狡猾的傢伙，又是他最大的仇人！如果叫馬英去跟他干仗，那是比較容易的，仇恨會給他帶來巨大的勇氣和力量；可是叫他去和他打交道，去爭取團結他抗日，這首先在精神上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蘇金榮這個傢伙將會怎樣對付他呢？……

馬英在回来的路上，坐在老孟的馬車上就反复考虑着对策。如今听楊百順提起苏金荣，不由怒火万丈，又一想，这正是和苏金荣談判的好机会，就憤憤地說道：“我正要見他！”

老孟听了，慌忙湊上去拉了拉馬英的衣角。馬英一甩手，便大步朝前走去。楊百順晃着个脑袋跟在后边。群众也随着拥进鎮去，为馬英助劲，可是又为他捏着一把汗。

肖家鎮是县里头一个大鎮子，足有五百戶人家，一条南北大街貫穿市鎮。大街的南段是些生意門面，以前十分兴隆，只是眼下萧条了；大街的北段住的都是財主，尽是些高門楼，苏家的大門最高，座西朝东，門口还有两个旗竿墩子。楊百順把馬英領进大門，讓他在客厅坐了，又命两个紅枪会的人暗地監視着，便直奔后院去見苏金荣。

苏金荣正坐在太师椅上抽水烟。他四十多岁年紀，穿一件綢袍子，戴一頂緞子帽垫，脸瘦而黃，蓄着八字胡，故意表現得很气派、威严。他見楊百順进来，微微欠了欠身子。楊百順深深鞠了一躬，便挤眉弄眼地报告道：“苏会长，馬英回来了。”

“哪个馬英？”苏金荣的眉毛动了动。

“就是馬老山的兒子。听說到南宮共产党那里留了几天洋，一回来就在鎮口卖起膏药来，說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想把白吉会的人放了哩！……”

楊百順一口气講个不休，苏金荣一句話也沒說，呼嚕嚕、呼嚕嚕地一股劲抽着水烟。如今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八路軍东进縱队开到冀南了，那些敗退下来的中央軍也老实了，有的被收編了，各县都在紛紛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昨天他收到八路軍东进工作团的一封信，邀請他商討成立“战委会”的事，他正在为这事打着算盘：不参加，这天下暂时是共产党的，那自己一点地位也沒有；参加了，誰知道共

产党安的什么心，还不是借着抗日的牌子弄他的錢！如今馬英又回来了，他来干什么？我們是仇人……

楊百順跟苏金荣在一起混了多年，知道凡是他一股劲抽水烟的时候，就是要下毒手了，所以便自作聪明地献計道：“会长，我看把这小子扣起来吧，你知道你們两家……”

苏金荣一揮手，打断了楊百順的話，又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拍的一声，把烟袋往桌子上一放，脸上露出一絲阴笑，接着在楊百順耳边低声囁咕了几句什么。楊百順連声称是，一溜烟朝鎮北的龙王庙去了。

苏金荣整了整衣帽，朝前院客厅走去。馬英正在客厅里不耐煩地来回踱着，忽听脚步声响，一轉脸，見苏金荣已經走进客厅，二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仇人！仇人！仇人来到眼前，馬英眼睛里冒出憤怒的火光，两只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这时他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記住……党的指示……抗日統一战綫……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在苏金荣的印象里，馬英只不过是一个笨头笨脑的穷孩子，可是現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气宇軒昂的青年，特别是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立刻鎮靜下来，堆起一脸假笑，客气地說：“馬同志回来，有失远迎，請多多原諒。”

馬英往太师椅上一坐，把一只握紧拳头的胳膊往八仙桌上一落，不客气地說：“不敢劳你的大駕。”

苏金荣接着讓伙計沏茶拿烟，忙活了一陣，然后才落坐，慢条斯理地說道：“苏某虽不才，也深明大义，当前国难临头，我岂有袖手旁觀之理。中共提出联合抗日主张，我苏某举双手拥护。……”

这些话要是出自別人之口，馬英也許不会怎么介意；但出

自苏金荣之口，他就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和警惕。他心里暗暗說道：“別他媽糊弄我，我早就看透了你！”

苏金荣只管空談他的抗日道理，对于馬英的來意，他十分明白，却故意避而不談。这是因为如果把白吉会的人放了，他就不能以此来籠絡和迷惑人心；而更主要的是，这是他和共产党走的第一步棋，这一步棋的輸贏，关系着全局的胜敗。要是这步棋走輸了，共产党就会贏得人心，人們就会逐渐認清他的真面目，紅枪会就有瓦解的危險，他的統治地位也就不巩固了。所以他想用这些进步道理来迷惑馬英，轉移馬英的視綫，从思想上解除这个青年人的武装。

馬英对他这一套早已听得不耐煩了，便打断他的話，直截了当地說道：“既然你深明大义，这就好說。当前我們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人就不應該互相残杀，所以我要求你把白吉会的人放了，这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

苏金荣听罢，心里暗暗罵道：“好个不知厉害的东西，既然想見識見識，就給你点厉害看看！”他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仍堆着假笑說：“这事我不当家，仇也不是給我苏金荣报的，这还不是大家的仇。如果要放人，你得到龙王庙对会里的弟兄們講講，只要大家同意了，我万分欢迎。”

馬英正想借此机会向群众作一次宣传，便追問道：“講通了怎么办？”

“我馬上放人。”但他随即也反問道：“要是講不通呢？”

“任凭大家处理。”

“好吧，一言为定。”

二人說罢，一齐走出大門，朝龙王庙走来。大門外的群众又一拥随在身后，都想去看个究竟。老远老远，就听到庙里紅枪会的人乱叫喚，声音又直又硬，一高一低，听了叫人心里不

舒服。馬英暗想：这些反动家伙把农民愚弄成什么样了啊！

走上庙門口的大石桥，苏金荣轉脸对馬英說：“請少等一等，我先到里边讓大家安靜一下。”徑自朝庙里走去。

这时来看动静的人群一齐围在桥头，議論紛紛。有的說：“这也不知又耍的什么手段？”有的說：“秀才見了兵，有理說不清！”老孟三挤两挤，挤到人前，对馬英說：“你，你回去吧，慢慢再爭这口气，这伙人喝了符，六亲不認啊！”

馬英笑着說：“老孟大爷，不要紧，都是自己的乡亲，怕什么？”

这时庙里安靜下来，苏金荣走出庙門，把手一揚，說道：“請吧！”

馬英沒有答話，昂然走入庙內。

这是一座老古庙，寬大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四周有十多棵大楊树，插入云霄，把天空密封起来。紅枪会的人个个赤膊卷腿，磨刀擦枪，橫眉瞪眼地注視着馬英。也分不清哪是泥象，哪是真人，阴森森的寒气逼人。馬英不由打了个冷顫，可是他馬上警惕起来：这是在和会道門进行斗争！全鎮的人都在望着我，全区的人都在望着我，决不能动摇；坚定，坚定，坚定就是胜利！

苏金荣倒背着手向大家介紹說：“現在有共产党的代表給大家講話。”

馬英上前跨进一步，用他那炯炯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了一遍，严肃地說道：“乡亲们……”

一句話未了，平地跳出两个恶狠狠的家伙，用苗子枪逼住馬英喝道：“哪里来的野猫子，我們會里的事情不要你管！”

馬英一見，勃然大怒，圓睜着眼睛厉声喝道：“这是你們会长請我来的！”

人群中有人乱吼怪叫：“赶走他！赶走他！”“捆起来！捆起来！”那两个家伙听了，把枪一扔，从腰里解下绳子就来捆马英。

忽然人群中走出一人，把两只胳膊左右一伸，就象使着一根杠子，把那两个家伙拦得倒退了好几步。这人就是王二虎，他用雷一样的嗓门吼道：“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嘛！”

瘦高个儿赵振江也在后边挥着手说：“有话也得等人家讲完了再说。”

“客气点，客气点。”

“都是自己乡亲嘛！”人群中有人附和。

那两个家伙只好坐下了。苏金荣的阴谋破了产，没有吓唬住马英，只好装佯说：“都是自己人，不得无礼。”

马英把手一挥，精神焕发地讲道：“乡亲们，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我们冀南啦！……”

这时杨百顺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上前一拱手，牛头不对马嘴地称呼道：“马先生，我请教。”接着摇头晃脑地假充圣人说：“什么东进纵队，西进纵队，我们没见过；可是正牌队伍我们看到不少，哪一个不糟害老百姓，我算是小舅子！”

杨百顺的话立刻博得不少人喝采，乱附和着：

“什么正牌军，都是土匪兵！”

“都是牛皮大王！”

“老子什么也不信，就信我手里的大刀片！”

马英暗想：必须先把杨百顺打下去。于是避开大家说：“杨百顺，你可不要跳到秤盘里——拿自己来量别人，八路军不但不抢人，也不偷不摸，就是借老百姓一针一线，也要原物归还。”

这一下揭了杨百顺的底，谁都知道他是善于偷鸡摸狗的，